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运行机理 及发展趋势

李海鹏

内容提要 战时经济是叙利亚战争的重要构成元素。战时叙利亚国内和地区政治、军事、安全动态以及战前的社会经济网络共同塑造了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基本形态，在宏观上体现为强制性资源汲取、经济垄断趋势强化、非正规经济膨胀、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外部影响扩大等特点；在微观层面不同行动者通过参与战斗经济、战争商机经济和生存经济共同支撑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截至2018年，叙利亚战时经济主要通过战争融资、经济资源竞争、回馈生存经济等机制对叙利亚战争持续和走势产生间接影响。2019年底以来，国内外多重因素触发叙利亚经济危机，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相应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叙利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战时经济 叙利亚 经济危机 战后重建

作者简介 李海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

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3月爆发至今，经历了从和平示威滑向武装冲突、全面战争、战略僵持3个阶段。2023年5月，叙利亚在阔别11年后重返阿盟，叙利亚危机似乎距离政治解决又近了一步。然而，在经济层面，叙利亚正在经历危机爆发以来的“至暗时刻”：2023年，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Geir O. Pedersen）在向安理会的一份简报中称叙利亚正在走向“进一步的经济崩溃”；^① 叙利亚、沙特、约旦、埃及、伊拉克五国外长会议发表联

^① “United Nations Special Envoy for Syria Geir O. Petersen Briefing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23, 2023.

合声明，明确要求“强化叙利亚与邻国及受影响国家在打击跨越叙利亚边境的毒品贸易和走私方面的合作”。^① 上述细节折射出叙利亚战争中一个极为重要但常被人忽视的构成要素——战时经济的深度、广度和持久性。为何在战场局势整体平稳后，叙利亚经济形势却急剧恶化？除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外，战时经济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引发了哪些政治、军事效应？该因素在未来叙利亚冲突解决、战后重建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上述问题需要学界做出解答。

“战时经济”（war economy）一词泛指战争期间开展的所有经济活动，本文特指“由武装冲突中产生并可能延续至战争结束之后，且必须涉及从战争系统、而非和平环境中牟利的一系列经济结构。”^② 当前，国内学界尚缺少关于叙利亚战时经济的专门论著，但不少学者已从引发叙利亚危机和战争的国内外经济因素、战争后果对经济重建影响等角度触及这一问题。^③ 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相对更加丰富，按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叙利亚全国或特定地区战时经济的整体考察；^④ 第二类聚焦于战争的经济后果；^⑤ 第三类基于权力精英的视角，考察冲突各方的战争融资和社会经济治理，也涉及经济精英阶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⑥ 第四类关注平民在战争中的经济活动

① “Al - Bayān al - Khitāmī li - Ijtimā ‘ Wuzarā’ Khārījīyah al - ‘ Irāq wa - al - Urdunn wa - al - Su’ ūdiyyah wa - Sūriyā wa - Misr, li - Bahth al - Juhūd al - Mabdhūla li - Ijād Hall Siyāsī li - al - Azmah al - Sūriyyah”, *Wizārah al - Khārījīyah, Jumhūriyyah al - ‘ Irāq*, <https://mofa.gov.iq/2023/37063>, 2024 - 03 - 20.

② Amelia Broodryk and Hussein Solomon, “From War Economies to Peace Economies in Africa”, *Scientia Militari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Vol. 38, No. 1, 2010, p. 4.

③ 例如，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4~22页；张金荣、詹家峰：《欧盟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及影响》，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38~40页；王晋：《叙利亚重建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2期，第27~45页；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3~29页，等等。

④ Jihad Yazigi, *Syria’s War Econom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2014, pp. 1 - 8; Armenak Tokmajyan, “The War Economy in Northern Syria”, *The Aleppo Project*, December 2016, pp. 1 - 33.

⑤ David Butter, *Syria’s Economy: Picking up the Pieces*, Chatham House, 2015;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6; The Day After, *Mechanisms of Exploit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Syria During the Conflict*, Friedrich - Ebert - Stiftung, 2022.

⑥ Samer Abboud, “The Economics of War and Peace in Syria: Stratification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Century Foundation*, January 31, 2017, pp. 1 - 21; José Ciro Martínez and Brent Eng, “Struggling to Perform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Bread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1, No. 2, 2017, pp. 130 - 147; Sinan Hatah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9, pp. 1 - 18.

和策略选择；^① 第五类探讨外部经济因素（包括制裁、援助、侨汇、邻国经济危机等方面）对叙利亚战争的影响。^② 既有研究尚缺乏对叙利亚战时经济之战前根源的系统阐释，未能明确揭示战时经济对战争持续施加影响的作用机制，也未关注到 2019 年底以来这一战时经济体系发生的重要转型及其新态势。本文批判地借鉴乔纳森·古德汉德、纳齐赫·里沙尼等学者的分析框架（前者将阿富汗的战时经济分解为“战斗经济”“影子经济”和应对经济 3 个组成部分，后者则将叙利亚战时经济理解为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③），将叙利亚战时经济视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内部以及内外紧密联动的动态经济系统，考察该系统的起源、特点，剖析该系统运行的微观基础及对战争持续的影响机制，进而分析战时经济转型对冲突解决、战后重建的潜在重要影响，旨在深化学界对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认知，助力于国际社会有效参与叙利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

一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基本特点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该国战前经济秩序遭到彻底破坏，战时经济雏形基本成形，具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断崖式下滑并经历严重负增长，进口、出口总额骤减，叙镑严重贬值，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快速上涨。2014 年至 2019 年，叙利亚战时经济步入成熟和稳定时期，该国经济恶化态势明显放缓甚至趋于平稳，出口总额小幅回升，叙镑继续小幅贬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但增速相对趋缓。与 2011 年之前叙利亚

^①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Beyond Checkpoints: Local Economic Gap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s Business Community*, March 2019, pp. 3 – 19; Orwa Khalifa and Karam Shaar, *Living in Damascus After a Decade of War: Employment,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perations & Policy Center, June 2021, pp. 5 – 33.

^②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Chatham House, March 2019, pp. 1 – 20;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wo Countries, One Crisis: The Impact of Lebanon's Upheaval on Syria*, 2019, pp. 2 – 14; Zaki Mehchy and Rim Turkmani,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in Syria”, LSE Conflict Research Programme, January 2021, pp. 2 – 37.

^③ Michael Pugh and Neil Copper with Jonathan Goodhand, *War Economies in a Regional Context: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p. 45 – 89; Nazih Richani,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plex Interdependency of the War System in Syria”, *Civil Wars*, Vol. 18, No. 1, 2016, pp. 45 – 68.

国内经济状况相比，危机爆发后至 2019 年叙利亚战时经济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进行强制性资源汲取，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暴力成为冲突各方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叙利亚战争爆发最初两年，战前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冲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获取稳定资金来源的渠道不同程度上受阻。在该国政府失去对暴力垄断的情况下，冲突各方纷纷诉诸多种强力手段从敌对方甚至本方平民处攫取资金，具体方式包括针对富人和企业的绑架勒索、默许战斗人员占有“战利品”、向被拘留者索要赎金等。

第二，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呈现出不同形式的经济垄断趋势。在政府控制区，面对平衡财政收支、外汇储备耗尽、货币贬值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叙利亚政府一方面尝试将基本商品进口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外包给私营部门，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启动重建进程来吸引外国投资。2011 年以来，叙利亚政府颁布了 50 多部涉及住房、土地和财产事宜的法律法规，相关政府部门在处置反对派控制地产、“受损财产”等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2016 年 1 月政府颁布《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法》（*Qānūn al - Tashārukiyyah bayn al - Qitū ‘ayn al - ‘Āmm wa - al - Khāss*），允许市政厅和其他地方行政单元建立的私营控股公司管理公共资产和服务，并积极推动私营企业家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尽管绝大多数项目因资金不足问题难以启动，但获得项目合同者主要是战争期间兴起的新经济精英，战争时期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表现为寡头垄断。^① 各反对派武装则致力于垄断其控制区内的关键经济资源或收入来源：“东北叙利亚自治当局”在其逐步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对税收、石油、贸易等核心经济部门的中央控制；“伊斯兰国”（ISIS）在其鼎盛时期不仅垄断了其控制区内重要油田的原油开采，还控制着叙利亚、伊拉克大片产粮耕地；东古塔被围困时期，“伊斯兰军”则垄断了其控制区内的很大一部分民事工作岗位。^②

第三，非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快速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

^① Joseph Dah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Deepening Pre - War Orientations*, Arab Reform Initiative, October 30, 2020.

^② Sinan Hatah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9, pp. 8 - 13; Hadi H. Jaafar & Eckart Woertz, “Agriculture as a Funding Source of ISIS: A GIS and Remote Sensing Analysis”, *Food Policy*, Vol. 64, 2016, p. 17; Ahmad Zaazaa, “To Work in Douma, Men Must Join Militants of Jaish Al - Islam”, *Syria Deeply*, February 24, 2017.

2011 ~ 2015 年“影子经济”（即非正规经济）^① 占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 21.65%，明显高于 2004 ~ 2010 年的 18.1%，涉及私人性质的有偿劳动、无照经营、民间汇兑等复杂活动样式，而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更加严重。^② 尽管缺乏量化数据，大量研究表明 2012 年后叙利亚国内非法经济活动——包括劫掠、绑架、走私（武器、石油、文物、高关税消费品等）、难民偷渡、制贩毒品等情况快速膨胀。^③

第四，冲突各方控制区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反对派控制下的部分边境地区对邻国经济依赖迅速加深。2012 年以来，伴随着冲突各方实际军事控制区的变化，叙利亚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全国统一市场已不复存在。在反对派控制下的该国西北部和南部地区，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邻国转移，大量非法炼制的汽油被走私到伊拉克和土耳其；北部地区自 2015 年起已开始广泛使用土耳其里拉。受益于合法或非法的跨境经济活动，部分北部边境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短期内甚至有所提高。^④ 此外，出于特定政治考量或纯粹的经济需要，冲突各方在某些关键领域仍维持着重要的经济纽带。叙利亚政府继续向反对派控制区内的公职人员发放工资，直至 2021 年底反对派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药品、面粉、加工燃料的消费品等供应方面仍严重依赖与叙利亚政府间贸易。^⑤

第五，经济制裁、外援等外部因素对叙利亚经济的影响和渗透空前加大。

① “非正规经济”又称“隐形经济”“影子经济”“黑色经济”或“地下经济”，指所有未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的经济活动。广义上的非正规经济，既包括被故意隐瞒以免于计量的合法经济活动，也包括非法经济活动（走私、毒品交易、卖淫等）和家庭生产活动（自给性农业等）。下文中将统一使用“非正规经济”这一概念。See John Black, Nigar Hashimzade and Gareth Myles,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40.

② Leandro Medina and Friedrich Schneider, *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id We Learn Over the Last 20 Yea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p. 75.

③ Matt Herbert, “Partisans, Profiteers, and Criminals: Syria’s Illicit Economy”,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8, No. 1, 2014, pp. 75 – 79; Christina Steenkamp, “The Crime – Conflict Nexus and the Civil War in Sy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6, No. 1, 2018, pp. 62 – 64.

④ Erika Solomon, Robin Kwong, and Steven Bernard, “Inside Isis Inc/The Journey of a Barrel of Oil”, *Syria Deeply*, November 16, 2015; Tamer Osman, “Aleppo Residents Divided Over Switch to Turkish Lira”, *Syria Deeply*, August 27, 2015; Armenak Tokmajyan, “The War Economy in Northern Syria”, p. 3.

⑤ Nour Samaha, “Long Read: Elites, War Profiteers Take Aim at Syria’s Economic Future”, *Syria Deeply*, September 18, 2017;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Syria Update*, Vol. 4, No. 46, 6 December 2021, p. 7.

其一，部分区内和域外国家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向叙利亚政府施压，以影响危机走向。2011年4月以来，美国、欧盟、土耳其、阿盟针对叙利亚政府高层、军事和情报部门、金融、油气等关键经济部门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及其企业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法案。^① 相关制裁措施加速了叙利亚国内，特别是政府军控制地区经济状况的恶化，催生了非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的膨胀，也迫使叙利亚政府在经济上越发依赖俄罗斯和伊朗。其二，伊朗和俄罗斯经济援助成为维持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经济运转的重要支柱，同时俄罗斯和伊朗也强化了对叙利亚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仅2013~2015年，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累计价值高达56亿美元的燃料和其他商品进口信贷额度。据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称，为支撑叙利亚政府，伊朗每年援助资金高达80亿美元，至2018年累计已达480亿美元。^②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伊朗两国通过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优惠性协议，以期回收向叙利亚的高额投资。俄罗斯在矿产开发（石油、天然气、磷酸盐）、粮食出口、旅游业、港口基础设施等领域同叙利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伊朗则在能源出口、房地产、药品、电子产品等领域获得大量特权，两国在电力、面粉加工等领域存在竞争。^③ 其三，邻国对叙利亚经济局势的影响显著增长。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在金融、进出口、侨汇等方面高度依赖黎巴嫩市场，黎巴嫩银行和房地产市场成为叙利亚上层、中上层家庭存储资产和投资的最重要目的国。伊德利卜等地区不仅在贸易上迅速转向土耳其市场，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进入了土耳其金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就在上述地区引发了经济动荡。^④

叙利亚战时经济在其前两个阶段之所以呈现出上述形态和特点，不仅是

^① Zaki Mehchy and Rim Turkmani,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in Syria", pp. 13 - 14, 20 - 21.

^② Rim Turkmani, "EU Syria Engagement from a Human Security Perspective", in Mary Kaldor, Iavor Rangelov and Sabine Selchow eds., *EU Global Strategy and Human Security: Rethinking Approaches to Conflic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76;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London: Chatham House, 2019, p. 3.

^③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pp. 11 - 16; Sara Dadouch, "After Backing Assad, Iran and Russia Compete for Influence and Spoils of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0, 2021.

^④ Tim Eaton et al., *Conflict Econom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Chatham House, 2019, p. 38.

战时动力作用的结果，也有着深刻的战前根源。就战时动力而言，叙利亚战时经济是战争爆发后国内和地区政治、军事、安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首先，战争的经济后果彻底改变了战前的和平经济环境。战争使叙利亚国内基础设施和工农业各部门遭到系统性破坏，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迅速增大，货币贬值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并在短期内导致大量平民死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推动国内失业率、贫困率飙升，致使大量人口面临粮食安全問題。^① 为应对或适应新的现实，无论冲突参与方还是普通民众都被迫诉诸某些特殊的经济策略。其次，大规模暴力冲突意味着将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上，破坏了原有的物质、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体系，减少了原本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公共开支，因而战争持续本身就会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决定了和平时期的经济秩序难以维系。^② 最后，自 2011 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位处美俄全球战略竞争、中东亲美以—穆兄会—亲伊朗三大阵营断层线上的叙利亚，迅速成为地区和域外大国激烈竞逐的战场。外部势力出于不同动机，以多种方式介入叙利亚战争，对战争期间叙利亚的经济运行造成了深远影响，进而直接或间接塑造了战时经济的形态。就战前根源而论，非正规经济在内战爆发前就一直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 年叙利亚私营部门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高达 62.4%，^③ 其中多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群体，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季节性移民或难民构成了这一群体中很大一部分，内战爆发后非正规经济的膨胀基本延续了战前的趋势。内战暴力致使战前既有的地方性家庭、亲族、部落网络部分地流散至全国各地，成为支撑战争期间叙利亚庞大汇兑网络的重要基础。^④ 内战初期约 20% 的武器即通过黎巴嫩、约旦、土耳其边境地区的跨境部落流入反对派手中。^⑤ 同样，经济自由化政策造成裙带资本垄断的趋势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出现，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出台的部分措施（如拆

① 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 *Syria's Conflict Economy*, pp. 5 – 18.

② 陈波、郝朝艳：《冲突经济学：理论与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56 页。

③ Martha Chen, Jenna Harvey, and W. I. E. G. O. Network,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Arab Natio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EGO Paper for Arab Watch Report o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MENA Region*, 2017, p. 24.

④ Gözde Güran, *Brokers of Order: How Money Moves in Wartime Syr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0, pp. 74 – 85.

⑤ Matt Herbert, “Partisans, Profiteers, and Criminals: Syria's Illicit Economy”, p. 77.

除原反对派控制区的违章建筑) 甚至立法(如 2016 年颁布的公共私营合作制法) 都可追溯至战争爆发之前。^① 此外, 外部因素对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影响同样有着可追溯至战前的隐秘线索。叙利亚与土耳其、伊拉克之间的商品走私一直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11 年之前由与叙利亚政府联系密切的走私网络主导, 黎巴嫩在 1976 ~ 2005 年一直是叙、黎不法商人从事走私、洗钱、外汇交易、贩毒、军火买卖、石油交易及其他非法活动的最主要通道。更重要的是, 黎巴嫩银行系统长期扮演着叙利亚资本最重要外汇交易平台的角色, 战争爆发前黎巴嫩银行系统中的叙利亚资产总额高达 300 亿美元, 2011 年后又有 200 亿美元流入黎巴嫩。^② 在经济制裁或援助方面, 美国早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就曾对叙利亚相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 而早在两伊战争时期, 深陷经济困境的伊朗就曾通过石油产品来“回报”和维系叙利亚政府的政治支持。^③ 上述经济政策、渠道和网络在叙利亚战争期间仅是再次被强化或激活, 成为塑造叙利亚战时经济的重要因素。

二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构成要素和微观基础

叙利亚战时经济是国内冲突各方、国内与国外相关方基于冲突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影响, 在战争期间密切联动而形成的一套开放性经济系统。根据行为体动机、所掌握资源的差异, 该系统可细分为以下 3 个子系统,^④ 不同行为体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叙利亚战时经济得以运转的微观基础。

^①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 - A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pp. 116 - 117; Caroline Donati, “The Economics of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in Syria: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conomic Networks”, in Steven Heydemann and Reinoud Leenders eds., *Middle East Authoritarianisms: Governance, Contest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Syria and Ira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5.

^② Elizabeth Pic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War in Lebanon”, in Steven Heydemann ed., *War,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298;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wo Countries, One Crisis: The Impact of Lebanon’s Upheaval on Syria*, 2019, pp. 6 - 7.

^③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6, pp. 54 - 55, 85, 113 - 114, 190 - 191.

^④ 这一分类方式参考了古德汉德对阿富汗战时经济的分析, See Michael Pugh and Neil Copper with Jonathan Goodhand, *War Economies in a Regional Context: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p. 58 - 71。

第一个子系统即“战斗经济”，指叙利亚政府、各反对派行政当局、政府军和亲政府民兵组织、各反对派武装等为支撑其战争机器、实现特定政治军事目标而从事的经济活动。从资源汲取的角度看，战斗经济涉及合法、非正规和非法等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一是冲突各方军事人员卷入的非法经济活动，包括针对富人的绑架勒索、对企业索取保护费、系统性劫掠以及毒品走私等。战斗结束后的有组织劫掠逐步发展为一套由专门机构支撑，涉及搜集、分配、营销等环节的商业网络，也成为亲政府民兵组织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2017 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第四装甲师更是被专门授权处置一切被夷平或遗弃的私有财产。^① 2011 ~ 2018 年，该国东北部、西北部和政府控制区内的诸多不同角色和复杂网络，都参与了一种强致瘾药物芬奈他林的生产、贸易和以海湾国家为主要目的地的走私活动。2018 年以来，海湾国家查获毒品案件、约旦边防部队与走私者的多次冲突则显示出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毒品走私活动的抬头之势。^② 二是非正规经济活动，以政府军、亲政府民兵或反对派武装控制下的“检查站经济”为代表。这些遍布于冲突各方控制区内部、之间以及国境线地区的检查站，不仅履行其安全保护职能，还向过往的人员、货物征收税款或提供强制性的有偿安全护卫服务 (tarfiq)。2013 ~ 2014 年，仅阿勒颇市检查站数量就超过 1 000 个，其中约 70% 由叙利亚政府军、安全部门和亲政府民兵控制。^③ 军事人员根据货物种类、重量确定费用，对进出口和远距离贸易货品、援助机构物资等定价尤高，因而检查站税收也成为冲突各方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哈马西北部、扼守阿勒颇—大马士革公路的莫雷克 (Mūrik)，控制该镇道路和检查站的反对派武装可获得可观的收入。在东古塔被围困期间，位于杜马市附近的瓦菲丁 (al - Wāfidn) 检查站甚至被戏称为“百万检查站”，据称政府军士兵每小时收取的通行贿赂可高达 100 万叙镑 (约合 4 600 美元)。^④

^① Annsar Shahhoud and Muhanad Abulhusn, *Syria's 4th Division: A Threat to Stability*, New 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 March 2023, pp. 11 - 12.

^② Raya Jabali, "Assad Cousins Hit with Sanctions over Amphetamine Trade that Funds Regime", *Financial Times*, March 29, 2023.

^③ Peer Schouten, *The Global Checkpoint Economy: Supply Chains as a New Frontline in Conflict Financing?* DIIS Working Paper, 2019, p. 13.

^④ Tim Eaton et al., *Conflict Econom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p. 34; Annia Ciezadlo, "The Siege Sector: Why Starving Civilians is Big Business", *Syria Deeply*, August 11, 2016.

第二个子系统可称为“战争商机经济”，指国内外企业家和商人利用战争环境所创造的“商机”而从事的各类经济活动，其动机以经济盈利为主、不涉及明确的政治军事意图。在这一范畴之内，正规、非正规与非法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同样经常模糊不清。其一，部分中小企业家试图抓住因战争暴力和外部制裁造成的叙利亚基础设施、金融系统严重破坏而出现的商机，满足民众对电力、网络、运输和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2013~2018年，反对派控制下的东古塔地区的电力、网络服务被切断。部分商人得益于与政府控制区内商人和高层官员的联系，垄断了被围困地区内的家用型发电机的进口。自2012年起，围困区内多家私营网络公司即开始向东古塔居民提供“网桥”服务。战争期间，代尔祖尔的棉花加工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家本地家族企业垄断了本地棉农与政府控制区工厂之间的运输服务业。2013年以来，受金融制裁影响，大量非正规的汇款机构（hawāla）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应运而生，迅速形成了一个汇兑经理人网络，其业务范围也从支持国外侨汇转账拓展至国际援助组织乃至武装团体的金融业务。^①其二，部分商人的经济活动可更明确地界定为非生产性的战时投机行为，最典型的表现即利用同一商品在“边界”两侧的价格差进行套购和走私活动。在东古塔被围困的五年间，与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同时保持密切联系的穆希丁·曼富什（Muhyi al-Din al-Manfush），几乎垄断了从瓦菲丁检查站进入东古塔的所有商品贸易，从溢价中获取了暴利。^②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地区，本地商人既从事合法的过境商品（如畜类）贸易，也涉足稀缺商品（如食品、燃料、汽车、建材、发电机等）的走私活动。^③还有部分投机者从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以及敌对区域间汇率的差异谋取利益。^④其三，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部分商业精英受益于其配合政府规避制裁需求而从事的经济活动。在美欧制裁的大背景下，叙利亚政府迫切需要一批不在西方制裁名单上的企业，为其商品进口、易货贸易等提供交易和支付便利，一批商人也借此迅速扩大

①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Beyond Checkpoints: Local Economic Gap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s Business Community*, March 2019, pp. 12 - 17.

② Roger Asfar, "The Business of Smuggling Supplies in Besieged Eastern Ghouta", *Syria Deeply*, April 25, 2017.

③ Armenak Tokmajyan, "The War Economy in Northern Syria", pp. 8 - 11.

④ Jihad Yazigi, *Syria's War Econom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2014, pp. 5 - 6; Lina Sinjab, "How Syria's War Economy Propels the Conflict", *Syria Deeply*, July 28, 2017.

了其财富和影响力。这些“新冲突精英”或为战前拥有中等规模企业且选择留在国内的私营企业家，或为冲突期间建立独立公司的企业家或公共部门管理人员。^① 尽管随着制裁名单的更新，叙利亚政府需不断寻求新的合作对象，但“新冲突精英”力量的兴起和战前商业精英集团的分裂仍标志着叙利亚政府主导的政商网络发生重要洗牌。

第三个子系统可概括为“生存经济”，指叙利亚战争期间面对失业率、贫困率飙升、叙镑贬值、实际工资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严重下降等经济挑战，留在该国境内的普通民众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多种经济活动。其一，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内，民众利用各种合法、非正规乃至非法的生产性活动来增加收入、缓解经济困境。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政府雇员同时从事两三份工作成为常态。在反对派控制下的被围困城镇，部分民众被迫受雇于反对派武装，从事建筑、后勤服务、宗教警察等工作，一些社区尝试诉诸“城市家庭农业”来应对严重的食品短缺。在东北部地区，当地居民为生计卷入了油田运营、原油运输、炼制、销售甚至走私的庞大产业链，部分小农至少自 2013 年起就开始搭建简易炼油作坊炼制柴油和汽油。考虑到大量适龄男性加入战斗、战死或逃离国外，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② 其二，通过侨汇等不同性质的非生产性收入拓展资金来源。早在战争爆发前，侨汇就是众多叙利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国内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量难民涌入邻国的背景下，侨民和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汇款成为很多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生命线。2019 年，仅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叙利亚的侨汇总额就达 16 亿美元，最重要的侨汇来源国包括沙特（29%）、黎巴嫩（17%）、约旦（15%）和土耳其（14%）。叙利亚官方报纸则估计每日叙侨民向国内汇款总额在 500 万~700 万美元之间，有时会高达 1 000 万美元。^③ 部分家庭在耗尽储蓄后被迫低价变卖财产。下层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人员则

① Samer Abboud, “Capital,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Syrian Uprising”, in Jasmine K. Gani and Raymond Hinnebusch eds., *Actors and Dynamics in the Syrian Conflict's Middle Phase: Between Contentious Politics, Militariz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p. 291–293.

② Youmna al-Dimashqi, “New Damascus Housing Law Feeds Bribe Culture”, *Syria Deeply*, April 25, 2016; Rami Zayat and Shawn Carrié, “The Maddening Maze of Getting a Syrian Passport Abroad”, *Syria Deeply*, June 29, 2017.

③ Ann-Christin Zuntz, “Refugees' Transnational Livelihoods and Remittances: Syrian Mobil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Before and After 2011”,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Vol. 34, No. 2, 2021, p. 1 414; Al-Watan, “Expatriates Remittances Help Syrian Economy”, *The Syrian Observer*, April 20, 2023.

向寻求财产登记、护照更新、安全审查等基本行政服务的民众索取贿赂，从而加剧了系统性腐败。^①其三，作为谋生的最后选项，走投无路的平民会选择加入冲突各方战斗部队。与其他谋生选项相比，为武装团体作战的报酬通常相对更高。2017年东古塔地区反对派武装“伊斯兰军”普通战士月收入约为100美元，一些战士为寻求更高的工资甚至会改变团体隶属关系。2019年底以来随着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更多的青年男性被招募进入叙利亚政府军、亲政府民兵和反对派武装。在德拉，叙利亚第五军士兵基本月工资约为220美元，2018年第四装甲师基本工资约为129美元。在反对派控制的伊德利卜，“沙姆解放组织”“沙姆军团”基本月工资分别为100美元和67美元。^②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叙利亚战时经济的3个子系统之间的边界不甚分明。战时崛起的新兴商人可能通过服务、税收或其他资源支持交战方，但也利用后者的保护实现垄断，军阀甚至会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牟利。部分平民因生计而卷入毒品贸易，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指责叙利亚军方和安全机构直接或间接卷入了毒品供应链、运输并从中收取保护费。3个子系统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叙利亚战时经济的上述宏观特点，如战斗经济的逻辑部分解释了强制性资源汲取和经济垄断的根源，新兴商人群体则成为冲突各方在军事割据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中介。正是基于冲突主要参与方包括叙利亚政府和亲政府民兵组织、各反对派武装团体，以及不同类型的外部干预力量，乃至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都深度卷入战时经济这一事实，战时经济得以对叙利亚战争的持续、发展轨迹乃至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产生重要影响。

三 叙利亚战时经济对战争持续的影响机制

2011~2018年间，叙利亚战时经济至少通过以下3种机制作用于冲突各方军事力量的平衡、领导人认知和决策等因素，最终对叙利亚战争的进程和持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Erika Solomon, Robin Kwong, and Steven Bernard, “Inside Isis Inc/The Journey of a Barrel of Oil”, Daniel Hilton, “The Shifting Role of Women in Syria’s Economy”, *Syria Deeply*, December 22, 2017.

^② Rhys Dubin, “Unseen Consequences of Sanctions on Syria’s Armed Groups”, *Syria Deeply*, March 24, 2017;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he Syrian Economy at War: Armed Group Mobilization as Livelihood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30 September 2020.

第一种机制是战争融资，具体体现为政府和反对派武装通过战斗经济、战争商机而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以支撑其军事力量的招募、组织、装备和训练，进而直接影响到冲突各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融资网络为例，2014 年 3 月，“伊斯兰国”逐步从“努斯拉阵线”手中夺取叙利亚东部省份主要油田以来，其控制区内原油产量在 2014 年夏短暂达到峰值（约 7 万~8 万桶/日），后迅速下降至 2016 年春的不足 2 万桶/日，直至 2017 年末完全关停油田。据估算，2014~2016 年间“伊斯兰国”控制区内原油平均产量约为 3.5 万桶/日，同期收入在 30 万~300 万美元/日不等。^① 不少学者指出，石油收入对“伊斯兰国”战争融资、进而对其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石油收入占“伊斯兰国”总收入比重可能仅有 30%~40%，税收收入（特别是农业相关税收）则高达 40%~50%。^② 无论如何，考虑到“伊斯兰国”将其 2/3 至 3/4 的收入花费在军事和安全机构上，大规模而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其军事能力和战场表现显然至关重要。在战争融资机器支撑下“伊斯兰国”的崛起，为叙利亚战争增添了恐怖组织“准国家”构建或反恐战争的新维度，加剧了反对派内部温和派别、伊斯兰主义者和“圣战”团体之间的分裂，也为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提供了契机，至少在 2014~2017 年对叙利亚战争的走势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战时经济影响叙利亚战争持续的第二种机制是经济资源竞争。鉴于战争期间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不同冲突方（特别是各反对派团体）为支撑其战斗经济，围绕经济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影响到冲突各方的相互关系和军事力量平衡。冲突各方争夺的收入来源既包括源自油田、农产品的收入，也包括检查站、走私隧道等创收渠道。2012 年 11 月，叙利亚政府失去对东部省份油田控制权后，“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以及依托部落力量的反对派武装围绕石油相关收入控制权爆发激烈冲突。直至 2014 年 8 月，“伊斯兰国”才巩固了对代尔祖尔几乎全部油田的控制，并威胁到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哈塞克省油田的控制。2017 年上半年，在多方力量围剿“伊斯兰

^① Philippe Le Billion, “Oil and the Islamic State: Revisiting ‘Resource Wars’ Arguments in Light of ISIS Operations and State – Making Attempt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6, No. 8, 2023, pp. 1 423 – 1 424.

^② Philippe Le Billion, “Oil and the Islamic State: Revisiting ‘Resource Wars’ Arguments in Light of ISIS Operations and State – Making Attempts”, p. 1 430; Hadi H. Jaafar & Eckart Woertz, “Agriculture as a Funding Source of ISIS: A GIS and Remote Sensing Analysis”, *Food Policy*, Vol. 64, 2016, p. 15.

国”期间，“叙利亚民主力量”又在与叙利亚政府军对代尔祖尔油田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① 在东古塔被围困期间，围绕用于走私的关键隧道的控制权的长期争端——加之政治、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导致多支反对派武装在2016年4月发生火并，叙利亚政府军则利用这一时机实现了重要军事突破。^②

第三种影响机制可概括为回馈生存经济，体现为冲突各方通过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机会和相关社会服务等方式介入普通民众的生存经济，以服务于自身在军事力量招募、经费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的需求，最终对冲突各方力量平衡和战场表现产生间接影响。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叙利亚政府继续向包括生活在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公共部门雇员发放工资，进一步扩大了公共部门就业，公共部门职位占全部就业岗位比重由2010年的27%增至2018年的44%，2014年更是高达52%，且在2019年底前三次上调工资水平。^③ “伊斯兰国”通过控制原油开采，在其控制区内维持着一个由技术专家、设备维护人员、原油批发商、私人炼油者、运输司机、零售商、走私者等人员构成的庞大经济网络。此外，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有偿招募平民进入其战斗部队或民兵组织，并默许战斗人员获得多种形式的额外收入。在社会服务方面，无论是叙利亚政府、温和反对派，还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其控制区内民众提供最基本的食品补贴，维持面包补贴成为冲突各方在社会服务方面共同的底线。^④ 对冲突各方而言，军事招募是维持其战斗力量的基石，民众的经济活动及从中抽取的税收是支撑其战斗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基本的社会服务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之一。可见，冲突各方对民众生存经济的介入间接地影响到了各方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以及战争的持续。

^① Philippe Le Billion, “Oil and the Islamic State: Revisiting ‘Resource Wars’ Arguments in Light of ISIS Operations and State – Making Attempts”, pp. 1 425 – 1 426;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50 – 251, 255 – 256.

^② Aron Lund, “Into the Tunnels: The Rise and Fall of Syria’s Rebel Enclave in the Eastern Ghouta”, in Thanassis Cambanis & Michael Wahid Hanna eds., *Arab Politics beyond the Uprisings: Experiments in an Era of 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17, pp. 355, 364 – 365.

^③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he Syrian Economy at War (Part 2): Labor Pains amid the Blurring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ions*, November 2020, p. 8.

^④ José Ciro Martínez and Brent Eng, “Struggling to Perform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Bread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pp. 136 – 141.

四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发展趋势

2018 年年中以来，叙利亚国内冲突频率、烈度明显下降，2019 年 10 月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后，叙利亚国内呈现 4 个“政府”对峙的战略僵持局面。然而，军事局面的企稳并未带来经济形势的好转，2019 年底以来叙利亚战时经济进入危机期。宏观经济指数普遍急剧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再度下滑，2021 年底已降至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120.6 亿美元）；叙镑出现断崖式贬值，美元对叙镑汇率由 2020 年的 1:437 变化为 2023 年 12 月惊人的 1:12 562，通货膨胀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再次加速上涨。^① 持续数年的叙利亚战争对该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效应，包括对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劳动力的损失、外汇储备的消耗、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油气部门）的锐减等。此外，2021 年以来叙利亚多地爆发的持续旱情、2023 年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地震则进一步加大了叙利亚破解经济危机的难度。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的下行、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美欧对叙利亚施加的经济制裁，为叙利亚冲突各方带来了新的经济挑战。在多年战争积累的经济恶果、不断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邻国触发性事件的交互作用之下，当前叙利亚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一遇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双重危机”。^② 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冲突各方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也为地区和域外国家介入叙利亚提供了新的机会。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征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外部经济制裁和干预对叙利亚经济、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和扩大。在经济制裁方面，2019 年 12 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0 年 6 月正式生效的《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Caesar Syria Civilian Protection Act）标志着美欧对叙利亚政府经济制裁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该法案和同期欧盟出台的制裁法案授权对任何与叙政府有业务往来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金融制裁，特别是那些涉足军事、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以及叙利亚政府领导的重建活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网站：<https://viewpoint.eiu.com/analysis/geography/XN/SY/reports/five-year-forecast/2024-04-01,2024-04-02>。

^② UN SC/15182, “Following 12 Years Filled with War, Sanctions, Syria Faces Worsening Humanitarian, Economic Crisis of ‘Epic Proportions’, Special Envoy Tells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25, 2023.

动的企业。考虑到叙利亚政府至少自 2017 年起就试图通过针对性立法、吸引外国投资等途径推进重建进程，上述法案已然且将持续对外国投资者、叙利亚私营部门参与政府控制区内的重建进程构成极大掣肘。阿联酋在 2018 年底重新开放该国驻大马士革使馆之前，就与叙利亚政府维持着重要的非正式经贸联系，2019 年起两国间正式经济纽带趋于活跃，但这一趋势在《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通过后迅速被扭转。在叙利亚政府与海湾国家关系持续回暖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对参与叙利亚政府重建进程仍表现得极为谨慎。在 2023 年 5 月吉达举行的东盟首脑峰会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表示需要与其西方盟友对话，以减弱甚至取消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于 2022 年 5 月以“通过稳定经济打败‘伊斯兰国’”为名，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叙利亚民主军控制下的该国东北部地区投资，范围覆盖农业、建筑、金融等 12 个领域。^②

在外援、贸易和金融政策方面，考虑到叙利亚政府在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深度依赖，俄罗斯、伊朗两国一直将经济外交作为向叙利亚政府施压的重要杠杆。2022 年底至 2023 年初，伊叙关系因亲伊朗民兵在叙利亚境内遭受以色列空袭而趋于紧张，伊朗政府宣布暂停以补贴价格向叙利亚出口石油、交易价格翻倍且需提前支付现金。^③ 但整体来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的竞争关系明显缓和，伊朗在叙利亚经济影响力呈现出上升态势。2023 年 5 月伊朗总统莱希访问叙利亚，期间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了 15 项以上的经济协议，涉及石油、贸易、电力等重要领域。^④

第二，依赖国家强制力汲取资源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其对象和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叙利亚战场形势的稳固，冲突各方正规军、民兵组织以及

^① Andreas Krieg, “Why the UAE is Playing Long Game on Syria?”, *Middle East Eye*, January 12, 2023; Hélène Sallon, “Bashar al - Assad Uses Reconstruction of Syria as a New Extortion Tactic”, *Le Monde*, June 16, 2023.

^② Humeyra Pamuk and Daphne Psaledakis, “U. S. Permits Some Foreign Investment in Northern Syria Despite Sanctions”, *Reuters*, May 13, 2022.

^③ Edward Yeranian, “Iran - Syria Friction on Economic Issues Appears to Strain Ties”, *VOA News*, February 4, 2023; “Iran Restricts Supply of Cheap Oil to Syria, Doubles the Price for Crud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Reuters*, January 15, 2023.

^④ “Syria and Iran Leaders Sign Long - term Oil, Trade Agreements”, *Aljazeera*, May 3, 2023; “Iran Ready to Partake in Restoring Syria’s Energy Sector”, *Tehran Times*, May 7, 2023.

外国支持团体带有“强制性剥削”色彩的经济行为逐渐减少。自 2019 年末开始，叙利亚国内经济形势急速恶化，冲突各方都面临维持现金流以确保军队忠诚、安抚民众抗议的压力。考虑到绝大多数民众已陷入赤贫，行政当局被迫将资源汲取对象由普通人转向从战时甚至战前经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裙带资本精英，这一点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2019 年末，叙利亚通信管理局要求国内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南非电信集团（MTN Group）补缴 4 000 万美元合同费，后又通过司法程序将该公司业务置于另一家通信公司的托管之下，最终南非电信集团于 2021 年 8 月宣布退出叙利亚市场。^①又如，2019 年夏，叙利亚安全机构开始追查叙利亚首富拉米·马赫卢夫的海外资产，同年 12 月叙利亚海关总署指控马赫卢夫偷税，2020 年 5 月叙利亚财政部正式冻结马赫卢夫及其家人财产，并下令追回其海外资产“以确保偿还拖欠通讯管理局的款项”。据报道，2019 年 9 月叙利亚央行行长还曾在闭门会议中向叙利亚商界巨头“募捐”，其中就包括萨米尔·法乌兹等从战争中牟取暴利的新商业精英。^②在经济危机时期，叙利亚政府对其控制区内的民众采取了另一种强制性资源汲取方式。至少自 2021 年起，叙利亚政府相关部门的签证申请和签发系统就陷入“瘫痪”，由此严重限制了民众出入境流动。考虑到约 40% 的叙利亚家庭依靠国外亲属汇款为生，叙利亚政府于 2021 年 5 月起对国外向国内侨汇征收固定金额（2 650 叙镑）的重建税。^③由此可见，这种限制潜在人口流失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叙利亚政府穷尽一切渠道扩大现金流的需求。

第三，经济危机加剧了叙利亚战争前期已开始显现的经济垄断趋势。出于稳定经济的需要，冲突各方行政当局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了在能源、电力、金融、电信和网络服务等核心经济部门的垄断趋势，各方行政当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以及战略盟国相关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政府在强制接管叙利亚电讯（SyriaTel）和南非电信集团两大电信巨头的同时，于 2022 年 2 月批准成立第三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其主要股

① Greg Miller and Liz Sly, “Assad’s Tightening Grip”,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4, 2021.

② Suleiman al-Khalidi et al., “A Collapsing Economy and a Family Feud Pile Pressure on Syria’s Assad”, *Reuters*, August 13, 2020.

③ Habib Shehada, “Delays and Exploitation: Passport Crisis Prevents Syrians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Syria Direct*, August 22, 2023.

东与叙利亚政府关系密切，也有报道称其运营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间接联系。同年10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颁布第41号法律，允许私人发电设施所有者向任何人出售电力，从而为裙带资本进入私人发电市场开放了合法空间。^①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2020年8月“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赋予后者开发并出口该国东北部原油的特许权。^②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叙利亚救亡政府”于2018年1月成立了具有垄断性质的瓦塔德石油公司，2019年6月公司月净利润达167万美元，但“沙姆解放组织”控制区也成为叙利亚国内燃料价格最高的地区。2022年10月，“叙利亚救亡政府”宣布解散瓦塔德公司，并授予5家私营企业石油产品特许经营权，但后者的股权构成仍然饱受质疑。2019年11月，“叙利亚救亡政府”发布行政令，规定网络服务供应商必须从垄断性的叙利亚联通公司（SYR Connect）获得运营许可。2020年6~7月，“叙利亚救亡政府”成立的“现金管理与消费者保护总局”又颁布条例，要求所有的汇兑（hawala）和货币兑换公司都必须从总局获得营业许可。2023年7月“叙利亚救亡政府”则宣布成立叙利亚电话通信公司（Syria Phone），垄断了其控制区内的移动通信业务。^③由此，经济垄断现象虽始于2019年底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但经济危机显然为这一趋势的扩大和加速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

第四，与经济垄断的趋势同步，2019年之前的战斗经济、战时商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规化、合法化，但经济危机重压之下普通民众的非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愈演愈烈。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部分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很早就着手通过商人合作伙伴将其非法收入渗透进叙利亚正规经济。2017年第四装甲师成立附属于安全局的投资部，2019年后已演化为一套综合了商业投资、政府委托、强制性资源汲取且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经济体系。^④2020

①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Syria Update*, Vol. 5, No. 8, 28 February 2022, p. 6; “Indications of Iran’s Link to the Third Cell Phone Operator in Syria”, Jusoor for Studies, December 28, 2022; Muhammed Fansa, “Assad’s Latest Electricity Decree a ‘New Corruption Gateway’: Experts”, *Enab Baladi*, November 22, 2022.

② Lara Seligman and Ben Lefebvre, “Little-known U. S. Firm Secures Deal for Syrian Oil”, *Politico*, August 3, 2020.

③ Nisreen al-Zaraee, Karam Shaar, “The Economics of Hayat Tahrir al-Sham”,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ne 21, 2021; Mo’ayed al-Sheikh, “HTS Salvation Government Launches Communication Company in Idlib”, *North Press Agency*, July 9, 2023.

④ Annsar Shahhoud and Muhanad Abulhusn, *Syria’s 4th Division: A Threat to Stability*, pp. 10-11.

年 7 月的议会选举和 9 月的全国商会选举标志着战时商机经济达到正规化、合法化进程的顶点。面对愈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叙利亚政府迫切需要维持战时军事和商业精英的支持，结果在 2020 年议会选举中多达 44 名商人当选，占议席总数的 17.6%，其中多数是战前寂寂无闻、但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功洗白的亲政府商人。^① 2020 年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商会选举的结果也延续了 2014 年选举的趋势，一些战争期间获益于与政府、军队或亲政府民兵关系的新兴商人进一步取代了传统商业家族和独立商人的主导地位。^② 对绝大多数叙利亚人而言，经济的急速恶化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根据联合国数据，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叙利亚人口由 2020 年的 1 106 万猛增至 2023 年的 1 530 万。普通叙利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继续诉诸“生存经济”的种种策略，非正规经济（包括燃料走私、童工等现象）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平民为生计加入冲突各方正规军、民兵组织，以及俄罗斯、土耳其两国为利比亚战争而招募的雇佣军部队。^③ 部分民众迫于生计卷入非法活动，2021 ~ 2023 年叙利亚有组织犯罪情况进一步恶化，人口贩卖、贩毒等活动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20 ~ 2021 年，仅试图从叙利亚进入约旦的毒品走私和渗透案件就由 130 起猛增至 361 起，包括本地走私者、企业家、国家军队和情报部门、与外国有联系的民兵组织等都不同程度地卷入。^④

第五，军事对峙局面的持续、经济危机时期反对派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以及外部经济影响的扩大，削弱了叙利亚各地区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强化了反对派控制区的经济独立性。如上文所述，即便在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叙利亚冲突各方也维持着复杂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反对派对石油和粮食主

① Karam Shaar, Sami Akil, “Inside Syria’s Clapping Chamber: Dynamics of the 202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28, 2021.

② Joseph Daher, *The Syr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2020: The Rise of a New Business Elit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20, pp. 10 – 17.

③ World Bank, *Syria Economic Monitor: Syria’s Economy in Ruins after a Decade – long War*, Washington DC; Winter 2022/23, p. 12; “Children in Syria Struggle to Survive, Live Childhood”, *North Press Agency*, June 12, 2023;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he Syrian Economy at War: Armed Group Mobilization as Livelihood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30 September 2020;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The Syria – Libya Conflict Nexus: From Brothers in Revolution to Partners in Crime*, September 2021, pp. 4 – 7.

④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lobal Organized Crime Index: Syria 2023*, pp. 1 – 5;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Syria Update*, Vol. 5, No. 3, 24 January 2022, p. 7.

要产地的控制加之不同地区间商品价格的差异，使得地区间贸易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对不同区块陆路和海路边境的控制，又各自保持一定的经济自主性。在战争前期，重要的反对派群体已开始启动经济制度的建设。迟至2019年，“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针对税收、贸易、石油生产等核心经济议题已建立起双向管理体系。“叙利亚救亡政府”也逐步建立起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管理体系。^① 2019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削弱了对峙地区间既有的经济联系。叙镑的急剧贬值导致各地区间失去了稳定的交易媒介，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推动反对派寻求建立替代性乃至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西北部地区，“叙利亚救亡政府”于2020年6月宣布正式采用土耳其里拉作为交易货币，但迫于里拉贬值的压力，政府垄断的瓦塔德石油公司在2021年12月又宣布改用美元为燃油定价。2023年7月，“叙利亚救亡政府”宣布伊德利卜主要批发市场的买卖必须以美元计价，但允许零售市场交易继续使用土耳其里拉。^② 在东北部地区，为抑制通货膨胀和叙镑贬值的影响，2021年底“叙利亚东北部自治行政机构”开始讨论建立独立于叙利亚中央银行的独立金融机构，并推动本地货币美元化。^③ 不同于西北部地区的是，美国的直接援助和2022年5月出台的制裁豁免措施，明确为外资、外贸、外援进入东北部地区开放了更大的合法空间。可见，在战争僵局酿成政治分裂的暗淡前景下，新的经济危机正将叙利亚经济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

叙利亚战时经济运行机制与特点的上述转变，将对叙利亚冲突解决、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就冲突解决的目标而言，美欧在经济制裁问题上打压一方、豁免一方的做法，无疑将加剧当前叙利亚政治经济分裂的局面，使得冲突双方更难以达成妥协。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大量供职于民兵组织的战斗和非战斗人员将更加难以遣散，从而增加了冲突解决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考虑到东北部油田和农业资源对于叙利亚经济的重

^① Nisreen al - Zaraee, Karam Shaar, “The Economics of Hayat Tahrir al - Sham”,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ne 21, 2021; Sinan Hatah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9, pp. 4 - 13.

^② Jana al - Issa, “Idlib: Pricing in Dollars Confuses Wholesale Market Merchants, Customers”, *Enab Baladi*, September 7, 2022.

^③ Center for Operation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AR), *Syria Update*, Vol. 4, No. 46, 6 December 2021, pp. 6 - 7.

要性，东北部地方力量与叙利亚政府之间如何分配相关收入很可能成为双方在冲突解决过程中争夺的一大焦点。另一方面，战时经济转型对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影响更加复杂。美欧制裁将是扰乱叙利亚经济秩序和战后重建进程的最重要障碍。即使在美欧取消对叙利亚政府制裁的情况下，鉴于当前俄罗斯和伊朗对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关键、高回报率经济部门的垄断，其他外国资本的投资空间已然受到严重挤压，而以俄罗斯、伊朗两国的经济、技术实力能否支撑叙利亚浩大的重建进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强制性资源汲取的加剧以及国家或私人性的垄断趋势，显然无助于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战后重建进程。经济“非正规化”的累积效应会降低政府税收，但在无法提供替代方案或激励措施的前提下，贸然压制非正规经济特别是边境地区既有的经济生态，又会影响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生计，不利于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平稳过渡。毒品贸易的议题在冲突解决、战后重建进程中很可能进一步被政治化，成为叙利亚政府向海湾国家施压以获得后者投资或援助的少数筹码之一。冲突解决后叙利亚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重建时期叙利亚和平经济的上限。

五 结语

战时经济是叙利亚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战争持续、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等诸多面向，而停止积极的敌对行动不必然意味着战时经济的消失。战时叙利亚国内和地区政治、军事、安全动态以及战前的社会经济网络，共同塑造了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基本形态，在宏观上体现出强制性资源汲取、经济垄断趋势强化、非正规经济膨胀、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外部影响扩大等特点，在微观层面不同行动者通过参与战斗经济、战争商机经济和生存经济共同支撑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截至 2018 年，战时经济主要通过战争融资、经济资源竞争、回馈生存经济等机制对战争持续和走势产生间接影响。2019 年底以来，国内外多重因素触发叙利亚经济危机，叙利亚冲突各方和普通民众被迫应对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相应发生显著变化：战斗和战争商机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的进程被打断，生存经济则愈演愈烈；相应地，经济垄断趋势、外部因素对叙利亚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强制性资源汲取的形态、正规—非正规经济构成发生微妙变

化，各地区间仅存的经济相互依赖则可能被彻底打破。上述变化也将对叙利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叙利亚战时经济的案例不仅对理解利比亚、也门等仍在持续的地区冲突具有重要参照价值，还可在理论层面丰富战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战争持续、区域性战争体系的探讨，为国家形成的战争机制等中层理论提供实证案例。

当前，叙利亚经济濒临崩溃，维系已超过十年的战时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叙利亚冲突各方面临民众抗议升级的风险，稳定宏观经济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但任何根本性解决方案都有赖大量外部资金无障碍地稳定流入，后者又必然以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美国、海湾国家等域外相关方的政治妥协为前提。可见，在当前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下，叙利亚经济危机得以缓解的前景相当暗淡，叙利亚危机面临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拐点，新一轮巴以冲突背景下叙利亚国内暴力的空前升级也证实了这一点。^①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当前的经济危机最终得到缓解、叙利亚冲突各方成功启动重建进程，战时经济的遗产也将长期存在。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是叙利亚实现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社会和解的重要前提，但考虑到叙利亚战时经济穿越整个社会肌体的庞大体系，同时参考黎巴嫩、阿富汗、塞拉利昂、波黑、刚果（金）等国战后重建与治理的经验教训^②，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在推动这一过渡的进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性地根除战时经济的所有实践形式。有鉴于此，在未来的重建进程中，相关参与方应正视叙利亚战争期间形成的复杂利益格局，妥善处理战时经济所遗留的复杂遗产。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Syrian War at ‘Worst Point’ in Four Years, Says Commission of Inquiry Head”, *UN News*, October 27, 2023.

^② Reinoud Leenders, *Spoils of Truce: Corruption and State – Building in Postwar Leban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Michael Pugh and Neil Copper with Jonathan Goodhand, *War Economies in a Regional Context: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澳大利亚] 戴维·基尔卡伦著：《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修光敏、王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6~79页；[奥地利] 凯·凯泽、[南非] 斯特凡尼·沃尔特斯：《刚果（金）的脆弱：国家、精英和租金》，载[美国] 道格拉斯·诺斯等编著：《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1~127页。